

# 透过诗文看琼州古人踏青



五指山风光

又到春三月，又是祭祖扫墓的日子，正好踏青过清明。

今年清明节，少了飘洒的春雨，少了漠漠的轻寒，也少了淡淡的春愁，但却多了祭祖扫墓之后踏青郊野的行人，多了骑行或自驾行走天涯的游人。

海岛清明，春风朗润，春水荡漾，春潮涌动，天涯海角人潮涌动。春景旖旎，海岛风物异中华。古往今来，不知几多贤达优游海岛，浪迹天涯。

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

“水南风景最堪夸”。北宋宰相在崖州留下了不少优美诗文。图为今人程丽娜速写笔下的水南村风景。

## 先贤优游海岛

海岛地理，四面环海，水秀山清，风和日丽，宜游宜居。在先贤的笔下，海南秀美，琼台春晓，花红果硕，物阜民丰，冠绝中华。丘濬人称神童，不知哪年兴之所致，踏青归来挥毫泼墨《题五指山诗》，清词丽句，淋漓尽致，令现代诗人郭沫若也自叹不如。

在丘濬的眼里，海岛青山，苍翠碧绿，雄奇秀逸。那耸立的峰峦，犹如巨臂撑起的巨掌。那五根玉指，好像是银河洗手，好像要摘取星斗，又好像是抚弄云霞……先贤丘濬，如此踏青，如此抒怀，并流于笔墨，使精神与魂魄臻于优游自在、无挂无碍的境地。

也许，丘濬先是优游五指山，然后又梦游五指山。也许，他借助梦境，走进了童话世界，走进了艺术殿堂。然而，这却是海南文化史上一次登峰造极的踏青，丘濬将身心与山水融为一体，化作摩天之指，点数中原，进入了心旷神怡、物我两忘的神奇状况。

这是高境界的踏青。号称道教南宗五祖的白玉蟾，也在踏青中踏出这种境界。也许，老天偏爱，白氏钟情故乡，耳濡目染，他对海南景观独具慧眼。据称，他应童子试时以《织机》为题，描绘花明柳暗，大地铺锦，日月如丸的瑰丽图景，令考官大为惊叹。

白氏一生，浪迹江湖，履痕处处，四海为家。他崇尚自然，风月为伴，亲近山水，道冠天下。他踏青白石岭，赋诗寓真情。他说，眼前千崖万山，宛如青龙；脚下巨石似屋，幻景如仙。于是诗兴大发，笔挽沧海，话惊鬼神，怒立大鹏，醉驱虎豹，气冲云汉！

白玉蟾是宋代唯一有著作留下的海南人。他漠视功名利禄，逃离世俗纷争，置身椰风海韵与造物主进行心底碰撞。他荣辱俱忘、心随境化，肆意啸吟，任性歌咏，有如闲云，有如野鹤，自由自在，了无挂碍。白玉蟾如此踏青，踏出轻盈适意，踏出神气清朗。

还有海南名贤王佐，别号“桐乡”。取此别号，缘自家乡多刺桐，以此为纪念。这种乡土树种，每年春季开花，色彩艳丽，红红火火，热烈奔放，极为壮观。刺桐树与刺桐花煞是可爱，王佐也煞是可爱，他的踏青更为可爱，踏出一片猩红，踏出一树火焰。

踏访王佐故乡，远山依旧，古村依旧，但是透滩之水已经断流，绿水平桥已经消失。依然有慕名而来的远客，他们来踏青，他们来寻古，他们来寻觅。景致依然秀美，刺桐依旧翠绿，桐花依旧艳红。物是人非，新生代有新的价值观念，就在踏青中享受休闲。

海岛踏青，风景殊美。“海岛三千余里地，花潮二十四番风”，这是丘濬的赞叹。如果说这有点脱不开“谁不说俺家乡美”的偏爱，那么，苏东坡宦海浮沉，九死一生，临别之际仍然情不自禁地说“此番宦游，冠绝平生”。毋庸置疑，此说此论，符合客观事实。

## 苏轼宦游海南

苏东坡的人生漫游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：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元符二年（1099）春，苏东坡踏青贬所城郊，参加当地迎春仪式，并写了《减字木兰花（己卯儋耳春词）》一词。这首咏春词，洋溢着当年海南浓烈的乡土气息，为我们留下了一幅色彩鲜明的民俗画卷。

古儋耳，即今日儋州；春词，即迎春之词。古时，立春之日，树青幡，塑土牛，耕于城郊，以劝农耕。词中“春牛”即土牛，“春杖”指农夫把犁而耕。《儋州志》载：早在宋代，这种习俗已盛行，儋州已举行“立春迎春，四方来观，鞭牛掷立”的迎春仪式。

苏东坡入乡随俗，与民迎春，与众同乐。他随遇而安，豁达乐观，讴歌“无限春风来海上”的喜悦。苏东坡为海南欢歌，也为自己欢歌。他的《儋耳》诗，一再歌咏“垂天雌霓云端下，快意雄风海上来”的快意。海岛春风，如此愉悦，垂天云霓，无比绚丽。

苏东坡好浪漫。他说，阳春是女神，化育万物，把少女腮颊染得像桃花般红。苏东坡好可爱。他说儋州像中原，“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”。是的，海南春早，其时已见杨花。苏东坡用海南没有的雪花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，难怪他自诩“海南万里真吾乡”。

这种踏青，真有意思。这是又一次踏青，苏东坡在《被酒独行，遍至子云、威、微、先觉四黎之舍》中记述此行。坡翁半醒半醉，一路寻问黎舍，在竹刺与藤梢中寻径，迷失方向后，看到牛屎才寻得归路。原来，咫尺之外便是要找的黎舍，就在牛栏的西边。

寻到黎村茅舍，看到黎家儿童，口中吹着葱管，表示欢迎贵客。多么有趣啊，海南风俗如此纯朴。苏东坡一番踏青，领略了人间罕有真情。虽然遭难，虽然落拓，虽然天涯海角离京城大都相隔不止万里，可这方土地仍有“舞雩风”，不必有去国怀乡的忧思！

苏东坡说的“舞雩风”是《论语》中一段很精彩的对话。孔子问他的得意门生子路、冉有、公孙华和曾皙，要他们谈个人志向。前三人都有“治国安邦”的理想，而曾皙却想：暮春之时，约几个同伴，到沂水洗浴，到舞雩坛乘凉，然后一边唱歌，一起回来。

没想到，孔子对此大加赞赏，并且还说：我和你一起去！对此，很多人津津乐道，但也有人不敢苟同。其实，一次踏青，一回郊游，率性随心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孔子认为，曾皙胸襟开阔，悠然自得，值得赞赏。言外之意是说，天地人生，情态各异，不必违心。

看来，人生之美，就是心美，踏青优游，便是心游。山情水韵，灵秀之气氤氲，哲人因此产生睿思，难怪辛弃疾说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，见我应如是”。物我同心，世事同理，似此踏青，圆融极至，何其潇洒，无往不适，何等从容。这是一种至高境界。

## 卢相漫游崖州

苏东坡诗文满天下。如果说他的“舞雩风”有溢美之嫌，那么比他贬谪海南稍早的北宋宰相卢多逊对天涯海角的赞赏，应该是出于他的“肺腑之言”。卢多逊的不幸遭遇比起苏东坡要惨痛得多。他遭诬陷，千里迢迢，一家老少从繁华的京城流放到荒凉的崖州。

因为罪在不赦之列，官家不许进城，卢多逊只好到城南二里之外的水南村居住。卢多逊初来乍到，身处逆境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好在所居住的山村民风纯朴，村民友善，并不把他当外人看待。由此看来，卢多逊是幸运的，他为此倾吐“水南风景最堪夸”的真情。

在卢多逊的眼里，春到崖州，薯蕷嫩绿，生势蓬勃，新冒出的藤萝顺着篱笆攀援，迎风摇曳，着实可爱；庭前院后，槟榔亭亭玉立，羽冠团团如盖；晨雨方歇，花蕾初绽，暗香浮动，沁人心脾。他自言自语：谁能知道，琼岛虽贫穷荒凉，但仍有隐士在此隐居。

与苏东坡一样，卢多逊很快便融入乡土崖州，并与居住在水南村的“幽人逸士”黎伯淳成了知心朋友。与其说水南风景秀美，倒不如说水南人情淳美。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清净的精神世界成了贬官生涯的文化空间，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衍生了他的人生信念。

卢多逊身后，丁谓、胡铨、赵鼎等相继被贬海南。历代王朝因各种罪名、各种缘由流配海南、贬谪崖州并留有诗作的官员为数不少。但是，卢多逊的“水南风景最堪夸”当仁不让，成了踏青崖州乡村的开山之作。以这种清静明净的心怀处世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宋代崖州，天涯远郡，荒凉偏僻，人迹罕至。水南小村，田畴平阔，土地肥沃，禾黍丰足，鱼盐自给，远客来访，就像走进了桃花源。看来，卢多逊是达观的，他眼中的古村清新明丽，田园生活饶有情趣。因为他与同仁的厚爱，水南村如今成了海南四大文化名村。

自然的人化有强大感染力，人化的自然有无穷思考力。清人陈金锡从崖州回琼州，一路踏青，一路同化。看山峦叠翠，禾稻油绿，旌旗摇曳，触动他的春愁；看山前茅店，水边酒楼，道旁蝴蝶，引发他的遐想。陈金锡兴致勃勃，一路放歌：“一路看花到万州！”

卢多逊时代的崖州，已成了今日三亚，已成了天涯踏青的胜地，成了海南休闲旅游的胜地。清明小长假，祭祖扫墓之后，风和日暖，踏青天涯已成了当下文化时尚。文化与生活有不解之缘，无妨结一回缘，既生活文化化，也文化生活化。固